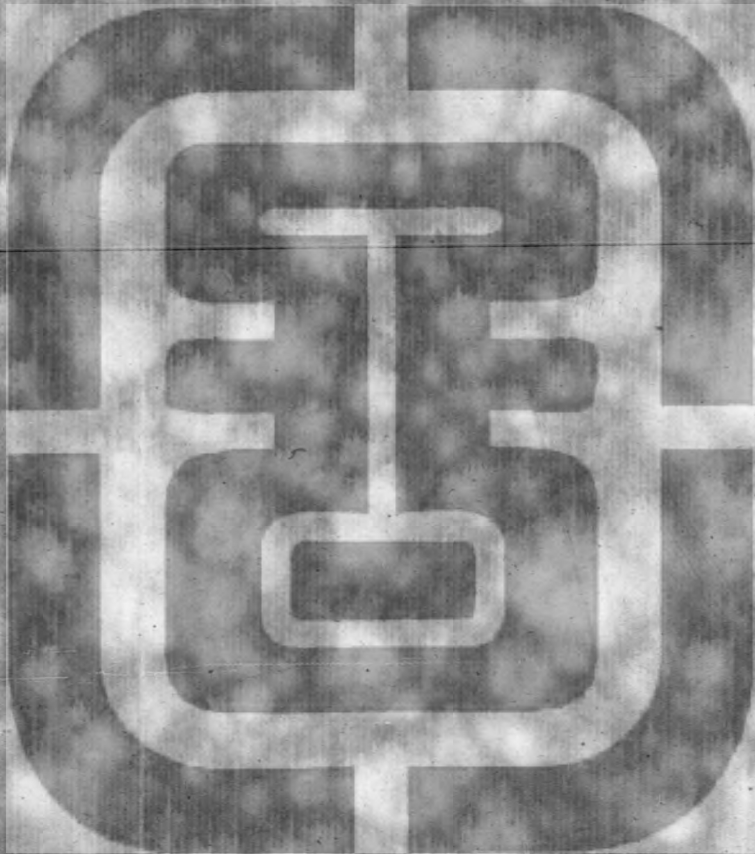


36-7-6



隋書

卷之三

列傳第一

隋書三十六

特進臣魏徵 上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婦之義存焉陰陽和則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興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先王慎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之繼體靡克立身脩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敗屬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姒歸而姬宗盛末妲致憂殷之豐稷趙結周漢之禍爰歷晉宋寔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進恣行淫僻莫顧

禮儀為最為賜敗不旋踵後之伉儷宸極正位居中罕蹈
平易之塗多遵履車之轍睢鳩之德千載寂寥兆維之晨
殊邦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寤寐鏗鏘環珮鮮克嗣於
徽音永念前脩歎深彤管覽載籍於既往考行事於當時
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
然妃后之制夏殷以前略矣周公定禮內職始備列焉秦
漢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梁以降歷
魏暨周廢置異損參差不一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襟翟
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無定數高祖思董前弊大
矯其違唯皇后正位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

二年著內宮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貞掌教四德
視正三品世婦九貞賞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二十八
與掌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
典遞相統攝以掌宮中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
閣廡賜管司令二又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
琮爾璽翫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
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
藏管司飾二人掌鑲首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
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鑿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
鑄彝器五曰尚宿掌帟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

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
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二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
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一品初文獻皇后功參
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
三妃防其上逼宮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
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
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
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醜
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制嘉名著之於今貴妃淑妃德
妃是為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

充儀充容充華是為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
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寶林二十
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
品正第七是為女御總一百二十以叙於宴寢又有承衣
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
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
傳奏啓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閤
管鑰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凡案司樂掌
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
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翫弄司

使宦官同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
同反燕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
母者每為致禮焉有司奏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
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
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
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戒之大都督崔長仁
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
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猶鬼
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陀若蠱
致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減死

一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為二聖后頗
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妬忌後宮莫敢
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悅
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
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
上扣馬苦諫上大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熲曰
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
始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
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初后以高熲是父之家
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已為一婦人因此銜恨又以熲

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上亦每事唯后言
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
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上
黜高頴竟廢太子立晉王諱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
甲子月暈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
年五十葬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
有寵上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
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
配掖庭後選入宮為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
唯陳氏有寵晉王諱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為內助
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
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為貴人專房擅寵主
斷內事六宮莫與為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為宣華夫人初
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
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
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
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
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階為
勅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

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別室俄聞上前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天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大子蒸焉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楊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爲世婦容儀婉嫵上甚悅之以文獻皇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漸見寵遇拜爲貴人參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疾加號容華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爲煬帝所蒸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及收而養之未幾歲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窶皇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晉王時高祖將爲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歸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爲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祗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用承饗薦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

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彊而不息其愚蒙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兢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適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曾楨而未識一沐浴於恩光內慙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啓馭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謚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竒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蕩囂頹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妙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

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
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
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
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
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其
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
此勢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
言者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突
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洛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
大唐貞觀四年破滅突厥乃以禪致之歸于京師一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
獻德異鳴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情哉書曰牝
雞之長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
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
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
亡寘身無地飄流異域良其悲矣

列傳卷第一

隋書三十六

列傳卷第二

隋書三十七

特進臣魏

徵

上

李穆

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
 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祖斌以都
 督鎮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風神警
 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永
 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又領鄉
 兵累以軍功進爵為伯從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
 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言之授以從騎潰圍

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賜以鐵券恕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於是旤內驄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皆為郡縣君宗從舅氏頒賜各有差轉太僕從子謹破江陵增邑千戶進位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為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為佐命功臣而子弟不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徙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戶通前

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為升遷伯穆讓兄子軌許之宇文護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繫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節統集東境築武申旦鄴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太

保歲餘出爲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
象初加邑至九千戶拜大左輔總管如故高祖作相尉迴
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
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二環金帶於
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
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夙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
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
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
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
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萬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
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位周張
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
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勅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
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移都之事
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
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
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
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
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裔廟堂
冠帶屢覩姦回土有苞藏人稀柱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

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秉錄受圖始晦
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內翦群兇崇朝大定外誅巨猾
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
幽顯樂推日月填積芳屈箕頴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
命神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首萬
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
室天居未議經朔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來
爲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
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
多將爲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
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
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
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
嚙嘿上素嫌臺城制度迺小又宮內多鬼祿蘇威嘗勸遷
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
明已有徵應大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
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
國申國公魯字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爲稱首位極
帥臣才爲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玉之非豈有
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

具

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

國恩年官已極啓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鑾於公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

護喪事贈馬四匹粟麥二千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

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懷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

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百寮送之郭外詔遣太

常卿牛弘齋哀無祭以太牢孫筠嗣筠父惇字士獻穆長

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

拜儀同開皇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湊忿其恠晉

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

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時湊有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

竟坐斬而善衡獲免四年議立嗣邛公蘇威奏筠不義骨

血相殺請絕其封上不許惇弟怡官三儀同早卒滑州

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屢以軍功封西安縣男

拜大都督天和中從元定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沒於陳

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

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為賊所躡相持數

日雅患之遂與偽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為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數載授瀛州刺

信本原
至今計才
直隸

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軍遷荊州摠管加
邑八百戶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恒官至鹽州刺史封陽
曲侯恒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官至車騎
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密國公驃騎將軍雄弟
渾最知名

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
士尉迴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迴以誘遣渾乘
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奉尉弁於高祖願執威柄
以尉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而述穆意
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進

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諱出

渾以驃騎領親信從往

楊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為行軍摠管出夏州北三
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將
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
嗣渾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
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
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明公嗣絕徧觀其子孫皆無賴不
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勳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
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為申國公以奉穆嗣大業初轉
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追改穆封為成國公渾仍襲焉累

加光祿大夫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
侈後房曳羅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
恚之因醉廼謂其友人千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
不忘渾亦知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
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爲天子勸盡誅海內九
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
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衡等日夜
屏語或終夕不寐渾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提禁兵不宜如
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
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檢渾等家

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其
反狀以實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
妻宇文氏謂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
當祿讖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自求全若相用語身
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
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爲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
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正當共汝取之若復度遼吾與汝
必爲大將 每軍一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
姪內外親姪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爲主帥分領兵馬散
在諸軍伺候間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

響起各殺軍將一日之間天下足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
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
妻表美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
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渾從
父凡威開皇初以平蠻功官至上柱國黎國公

詢字孝詢父賢周大將軍詢沉深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
納言上士俄轉內史上士垂平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三年
武帝幸雲陽宮拜司衛上士委以留府事周衛王直作亂
焚蕭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喜之拜儀同
二司遷長安公累遷至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

賜爵平高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章率軍擊之以
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高
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協力唯詢
而已及平尉迥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匹加
以口馬開皇元年引杜陽水灌三趾原詢督其役民賴其
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歲餘拜隰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
京師中使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四十九上悼惜者久之
謚曰襄有子元方嗣

宗字永隆吳果有壽美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勲封廻
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宗獨泣下賢怪而

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
養是以悉其贖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所好辭不
就官求為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權授儀同三
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治軍器監建德初遷少待伯大夫轉
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帝平齊引參謀議以勳加
授開府封襄陽縣公邑一千戶尋改封廣宗縣公轉太府
中大夫歷工部中大夫遷右司馭高祖為丞相遷左司武
上大夫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尋為懷州刺史進爵郡
公加邑至二千戶尉迺及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
父獲以并州附高祖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值

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
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
是亦歸心焉及破尉惇拜大將軍既平尉迺授徐州總管
尋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
之奚霫契丹等懾其威略爭來內附其後突厥大為寇掠
崇率步騎三千赴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
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
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
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遲明奔還
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

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勤崇知必不免令其士卒曰
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且可降
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
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于陣年四十八贈豫郎中永澮毫
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李敏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宮中者久之及長襲爵
庶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通解
開皇初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勅貴
公子第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
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爲姻媾敏
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
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汝慎無
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旣而大悅謂公主曰
李敏何官對曰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
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
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國敏廼
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
經城縣公邑一千戶歷蒲幽金華數州刺史多不莅職常
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後幸仁壽宮

以爲岐州刺史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之將薨也遺言於煬帝曰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之今湯沐邑乞殮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石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將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讞嘗面告之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鴆而終

梁睿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太尉睿少沉敏有

行檢周太祖時以功臣子養宮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睿遊處同師共業情契甚歡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邑五百戶尋爲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政封爲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爲御伯未幾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人來寇睿輒挫之 帝甚嘉歎拜大將軍進爵將國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維揚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武帝時歷數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進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

晉書同車
子嫌
四四

同開

此書言其狀

此書言其狀

此書言其狀

此書言其狀

此書言其狀

備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

守通谷曾使張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

秦會擁衆十萬據峻為營周且三十里曾令將士銜枚出

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曾鼓行而進謙將

敬豪守劔閣梁巖拒擊林並懼而來降謙又令高阿那瓌

達奚其等以盛兵攻利州聞曾將至其分兵據開遠曾顧

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劔閣大將軍宇文曼詣巴西大將

軍趙達水軍入嘉陵曾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

阿那等分道攻其自午及申破之其奔歸于謙曾進逼

成者 詠今達奚其乙弗虔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

擊之謙不利將入城其虔以城降拒謙不內謙將麾下

三十騎遯走新都令王寶執之曾斬謙于市劔南悉平淮

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

三千兩食邑千戶曾時威振西川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

纒念辰恃遠不賓曾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

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世梓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

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

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

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

四四年

四四年

尚阻未遠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
 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奉獻不過
 數千匹馬其處去益路正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
 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
 濟區宇絕後光前方垂萬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
 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檄既訖即請略定南寧自盧戎
 巴來軍糧須給過此即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
 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
 儲一則以肅蠻夷一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
 事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

往書未答又請曰竊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

者所務南寧州漢代牂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既結
 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
 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遙漢代開此本為討
 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決謂須取高祖深
 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
 歲討平之並因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
 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入接宴說睿曰天下
 之望已歸于隋密令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
 復上平陳之策上善之下詔曰公英風震動妙筭縱橫清

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總戎
 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
 武事未為盡善昔魯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
 稱為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於晉又書尚
 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道養雖陳國來
 朝未盡藩節如矣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
 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
 無足致辭也嘗乃上焉睿時見突厥方強恐為邊患復陳
 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
 防邊之道自古為難所以周無上策漢收下策以其倏來

忽往雲屯務散疆則其犯塞即又不可書除故也今皇

祚肇興宇內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為邊患此臣所以廢

寢與食寤無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生零尚在充國

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

及人馬糧貯戰守事意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

歎父之答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

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為之興命睿上躬

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

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二衛

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大盛恐為時所忌遂

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惶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十五年從上至洛陽而卒時年六十五謚曰襄子洋嗣官歷高徐二州刺史武貴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封睿為戴公命以洋襲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傳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自烈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已當時禍難適及得之非道可下我歎 列傳卷第二 隋書二十七

列傳卷第三

隋書三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以為東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忿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内屬以後事帝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

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高祖乃從之及高祖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贛居禁中每與高祖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於贛贛甚悅之昉因說贛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乎先帝初崩群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之後入爲天子此萬全之計也贛時年未弱冠性識庸卑聞昉之說以爲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爲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迴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爲將譯又以母老爲請高祖不懌而高祖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志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頗代爲司馬是後益見踈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踈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

之以約昉既位列群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鑿斯止足何乃規翹夔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彦字文忻俱失職忿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彦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彦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彦爲帝後事泄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慈愛爲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長恒思覆育每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之曆數定於杳冥豈慮苟藏之心能爲國家之害欲使其

長守富貴不觸刑書故也上柱國郟國公梁士彦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勲報効榮高祿重待之既厚愛之實隆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碓擊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彦爰始幼來恒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迥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彦許率僮僕克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劫調布以爲牟甲募盜賊而爲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嗾使官人自謂一朝奮發無

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
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
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鄴城自矜
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
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之
瓜牙委之心腹忻竇為異計樹黨宮闈多奏親友入參宿
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為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
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要
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彥河東自許關
右蒲津之事即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
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三度
事發三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
應王為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寬宥望其
脩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
盡探肝鬲賞其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
亂訪軒轅之裏願官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
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
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逞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
逞吞井之事人之數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刑罪在不赦
朕載思草創咸著嚴誠情用愍然未忍極法士彥忻昉身

為謀首叔諧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
弟叔姪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
小男並放士彥叔諧妻妻及資財田宅忻昉妻妻及資財
田宅悉沒官士彥昉兒年十五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
是士彥交舊上柱國府戶曹參軍事裴石達是士彥府寮
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兒聞語仍相應和俱不申陳宜
從大辟問即承引頌是恕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圖當錄六
載於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深歎憤臨刑至
朝堂宇文忻見高頴向之叩頭求哀昉敦然謂忻曰事形
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

為鑒誠云

鄭譯

鄭譯字正義榮陽開封人也初魏

譯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

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

是譯少為太祖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請相

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眾中戲之譯欲

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

文寬後誕二子譯後歸本生周武帝時

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
喪妻帝命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爲御正下
太夫俄轉太子宫尹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
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其後詔太
子西征吐谷渾太子乃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
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翼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
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爲他慮太子然之旣破賊譯以功
最賜爵開國子邑三百戶後坐褻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
爲民太子復召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
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爲

帝起拜開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一千戶未幾以朝
政俄遷內史上大夫進封而國公邑五千戶以其子善願
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
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爲民劉昉數言
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
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爲
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
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
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
卿意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

四十一
及
令隋公行且為壽楊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為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念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官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為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

甲士從拜其子元璿為儀同時尉迴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怒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賊貨狼藉高祖踈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勅宦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譯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柱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璿爵城臯郡公邑二千戶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為刺史譯自以被踈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振爾無聞譯獄嘗

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
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
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
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其歡因謂譯曰
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
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同志之
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祖戲謂
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
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
隋受命禮樂宜新更脩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
奏之上嘉美焉俄遷岐州刺史在職歲餘復奉詔定樂於
太常前後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
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君其三良足美也於是還
岐州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
謚曰達子元璿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
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璿襲元璿初爲驃騎將軍後轉武賁
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祿大夫遷右候衛將軍大業末
出爲文城太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地至文城元璿以
城歸之

柳裘

五
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三

卷一百一十五

八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談梁尚書是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念留侍禁中與劉昉韋暮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總萬機高祖固讓不許裘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迴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阻兵安陸又令喻之未到而消難奔陳高祖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復轉曹州刺史其後上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即今冬也帝乃止裘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

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情業督以嚴訓慙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為嘗公時引為侍讀建德初轉宮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為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避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累轉御正下大夫宣帝崩高祖總已績有力焉語在鄭謬傳

加位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邑千戶尋拜大將軍開皇元帝為豫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尋拜都官尚書後數載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思犯難以報國因今偽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問其故績荅曰大吞小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展絲髮之効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

弃干戈於湯武東踰嶧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
不至玄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更
曩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
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
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
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
未能相告况 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
何勞踵輕弊之俗作虛偽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惑驍雄
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
改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

合擊破之拜信州摠管十二州諸軍事俄以病乞骸骨詔
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五十
二諡曰安子偲嗣大業之世官至尚書主爵郎兼兼署京
兆人也仕周內史大夫高祖以暮有定策之功累遷上柱
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浦州刺史

盧賁

盧賁字子徵涿郡范陽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賁略涉
書記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邑一千九百戶後
歷魯陽太守太子小宮尹儀同三司平齊有功增邑四百
戶轉司武上士時高祖為大司武賁知高祖為非常人深

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群情未一乃引貴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令貴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貴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貴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貴恒典宿衛後承問進說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高祖甚然之及受禪命貴清宮因典宿衛貴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驪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貴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任領軍右將軍時

高頌蘇威共掌朝政貴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疏忌貴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出頌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主上之愛子謀仁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貴將數謂殿下恐爲上所譴願密區區之心謀泄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賓貴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爲民賓未幾卒歲餘貴復爵位檢校太常卿貴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簾鄭玄注周禮二十八簾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

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為宮矣
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
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外治亂斯
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
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為皇家九五之應又陰
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與數相符非
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心樂煥乎曩
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
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改七懸八以黃鍾為宮詔貴
與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未幾拜郢州刺史尋轉號

州刺史後遷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沁入
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為國民賴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利
史民飢穀米踴貴閉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為民後從
幸洛陽上從容謂貴曰我始為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
我及愬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
高頴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忌疇昔之恩復當牧
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
私耳貴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
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群臣曰吾將與貴一州觀此不可
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

險誠不可弃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將為治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為巫蠱於後等之徒皆臆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弃之眾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請至重且仁有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是年五十四

人臣曰高祖漢其主業昉譯實啓其謀當輔執鈞物無異

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缺望耻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賈賁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啟莫參權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列傳卷第三

隋書三十八

